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十七至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郭　晉

謄録監生臣趙鳴臯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十七

明 陸楫 編

說選十七 偏記十四

星槎勝覽 明費信

占城國 崑崙山

靈山 賔童龍國

暹羅國 眞臘國

假馬里丁 爪哇國

交欄山

舊港　重迦羅　吉里地悶

占城國

永樂七年太宗皇帝命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八號往諸番國開讀賞賜是歲秋九月自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至福建長樂太平港停泊十二月於五虎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占城國其國臨海有港曰新州西抵交趾北連中國地海船到彼其酋長頭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錦花手

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鐲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寶方帶如
粧塑金剛狀乘象前後擁番兵五百餘或執鋒刃短鎗
或舞皮牌槌鼓吹椰殼筒其部領皆乘馬出郊迎詔下
象膝行匍匐感恩奏貢方物其國所產巨象犀牛甚多
象牙犀角廣貨别國棋楠香在一山所產酋長差人禁
民不得採取犯者斷其手烏木降香樵之為薪天無霜
雪氣候常熱如夏草木長青隨花隨結煑海為鹽禾稻
甚薄國人惟食檳榔裹蔞葉包蠣殼灰行住坐卧不絶

於口不解正朔但看月生為初月晦為盡如此十次盈虧為一歲晝夜善槌鼓十更為法酋長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見月則飲酒歌舞為樂酋長所居屋宇門墻俱甎灰甃及以堅木雕鏤獸畜之形為華外周磚垣亦有城郭兵甲之防藥鏃刀標之屬其部領所居亦分等第門高有限民下編茅覆屋魚不腐爛不食釀不生蛆不為美酒以米拌藥丸乾和入甕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糟生蛆為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節竹幹三

四尺者插入糟甕中或團坐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輪次吸竹引酒入口吸盡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留封再用酋長歲時採生人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尸頭蠻者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為異其婦與家人同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即活如舊若知而封固其項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有病者臨冀時遭之妖氣入腹必死此婦人亦罕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番人戲之觸弄其頭必有

生死之恨男女椎髻腦後花布纏頭上穿短布衫腰圍花布手巾其國無紙筆以羊皮搥薄熏黑削細竹為筆蘸白灰書字若蚯蚓委曲之狀言語燕鳩全憑通事傳譯

靈山

其處與占城山地連接其山峻嶺而方有泉下繞如帶山頂有一石塊似佛頭故名靈山民居星散結網為業田肥耕種一歲二收氣候之節男女之禮與占城國大

同小異地產黑文相對藤杖每條易斗錫一塊若麤大而紋踈者一錫易杖三條次有檳榔蔞葉餘無異物往來販舶必於此樵汲舶人齋沐三日崇佛誦經燃放水燈綵船以禳人船之災

崑崙山

其山節然瀛海之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山高而方山盤廣遠海人名曰崑崙洋凡往西洋販舶必待順風七晝夜可過俗云上怕七洲下怕崑崙針迷舵失

人船莫存此山產無異物人無居竈而食山果魚蝦穴居樹巢而已

賓童龍國

其國與占城山地連接有雙澗水澄清佛書所云舍衛乞食即此地也目連所居遺址尚存人物風土草木氣候與占城大同小異惟喪事能持孝服設佛而度死者擇僻地葬之婚姻偶合酋首出入或象或馬一如占城王從者前後百餘人執質讚唱曰亞曰僕地產棋楠香

象牙貨用金銀花布之屬民下編茅覆屋以居

真臘國

自占城順風三晝夜可至其國門之南為都會之所有城池周七十餘里石河廣二十餘丈殿宇三十餘所凡歲時一會則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塔洲金盤金碗盛食諺云富貴真臘也氣候常熱田禾豐足煑海為鹽風俗富饒男女椎髻穿短衫圍梢布法有劓刖刺配犯盜則斷手足番人殺唐人則償命唐人殺

番人則罰金無金賣身贖罪地産黄蠟犀象孔雀沈香蘇木大風子油翠毛貨用金銀燒珠錦段絲布之屬

暹羅國

自占城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山形如白石峭厲周千里外山崎嶇内嶺深邃田平而沃稼穡豐熟氣候常熱風俗勁悍專尚豪强侵掠鄰境削檳榔木為標鎗水牛皮為牌藥鏃等器慣習水戰男女椎髻白布纏頭穿長衫腰束青花手巾其上下謀議大小事悉決於婦其男

一聽苟合無序遇中國男子甚愛之必置酒飲待歡歌留宿婦人多為尼姑道士能誦經持齋服色畧似中國亦造菴觀能重喪禮人死氣絶必用水銀灌養其屍而後擇高阜之地設佛事葬之釀秫為酒煑海為鹽地産羅斛香大風子油蘇木犀角象牙翠毛黄蠟以海䝲代錢每一萬箇準中統鈔二十貫貨用青白花磁𦉪印花布色絹色段金銀銅鐵水銀燒珠雨傘之屬其酋感慕天朝遠惠嘗遣使捧金葉表文貢獻方物

假馬里丁

其方與交欄山相望海洋中山列翠屏引溪水溉田禾穀少收氣候常熱俗嘗淳男子髡髮穿竹布短衫圍梢布種芭蕉採其實以代糧煮海為鹽釀蔗為酒地產玳瑁羚羊貨用瓜哇布燒珠印花布米穀之屬

交欄山

自占城靈山起程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山高而叢林藤竹舵桿桅檣篷箬無所不備元時命將高興史弼領

兵萬衆駕巨舶征闍婆因遭風至交欄山下其船多損乃登此山造船百號復征闍婆擒其酋長而歸至今居民有中國人雜處葢此時病卒百餘留養不歸遂傳育於此氣候常暑少米穀以射獵為業男女椎髻穿短衫繫巫崙布地產豹熊鹿皮玳瑁貨用米穀五色絹青布銅鼎青碗之屬

瓜哇國

古名闍婆自占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地廣

人稠甲兵為東洋諸番之雄舊傳鬼子魔天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髮相合凡生子百餘常食啖人血肉佛書所云鬼國即此地也其中人被啖幾盡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稱異之遂為國主即領餘衆驅逐罔象而除其害復生齒安業至今其國之遺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肇在漢時至我大明宣德七年矣其港口入去馬頭曰新村居民環接編茇樟葉覆屋鋪店連行為市買賣其國富饒珍珠金銀鴉鶻石猫睛青

紅等石琕璖瑪瑙荳蔻蓽撥子花木香青藍無所不有蓋通商旅最衆也其鸚鵡鸚哥孔雀能馴言語歌曲其倒掛鳥身形如雀而羽五色日間焚好香則收而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民好兇強生子一歲便以匕首佩之名曰不剌頭以金銀象牙雕琢為靶凡男子老幼貧富皆佩於腰間若有爭詈即拔刃相刺蓋殺人逃三日而出即無事矣男子猱頭裸身腰圍單布手巾能飲酗酒重財輕命婦人亦然惟項金珠聯級

帶之兩耳塞茭樟葉圈於竅中其喪事凡主翁病死婢妾輩相對而誓曰死則同往臨殯之日妻妾奴婢皆滿頭簪草花披五色手巾隨屍至海邊或野地舁屍於沙地俾衆犬食盡為好如食不盡則悲歌號泣堆柴於旁衆婦坐其上良久乃縱火燒柴而死蓋殉葬之禮也蘇魯馬益一地名也為市聚貨商舶米糧港口有聚猢猻數百相傳唐時其家五百餘口男婦兇惡忽一日有僧至其家問吉凶之事其僧取水噀之俱化為猿猴止留

一老嫗不化今存舊宅土人及商者常設飯食檳榔花果肉類以祭之不然則禍甚驗也杜板一村之地名也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飲稱爲聖水元時使將史弼高興征其國經月不下舟中乏水糧盡二將拜天祝曰奉天伐蠻若天與我水即生不與則死遂插鎗醎苦海中其泉隨鎗湧起水味甘甜衆軍汲而飲之乃令曰天賜助我可力戰也兵威由是大振吶聲奮擊番兵百萬餘衆悉敗走乘勝長驅生擒番人烹而食之至今稱中國

能食人也遂獲酋長以歸既服罪尋放還仍封為瓜哇國王我朝太宗文皇帝遣正使太監鄭和等捧詔勅賞賜國王王妃及部領村主咸受天賜其國王遣使絡繹進貢方物

舊港

古名三佛齊國自瓜哇順風八晝夜可至其處自港口入去田土甚肥倍於他壤古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貿金也民故富饒俗囂好淫水戰甚慣

其處水多地少部領者皆在岸造屋居之周匝皆僕從住宿其餘民庶皆於木筏上蓋屋而居以木樁拴閘或水長則筏浮起不能沒也或欲別居起樁去之連屋移徙不勞財力今為爪哇所轄風俗與爪哇大同小異地産黄熟香速香降香沈香黄蠟鶴頂之類貨用燒煉五色珠青白磁罐銅鼎五色布絹色段大小磁甕銅錢之屬永樂十三年鄭和等統舟師往諸番國海寇陳祖義等聚衆於三佛齊國抄掠番商欲來犯我舟師和等伏

兵敗之生擒厥魁獻俘闕下由是薄海內外罔不清肅

重迦羅

其地與爪哇界相接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田穀與爪哇畧同氣候常暑風俗頗淳男女撮髻身披單布長衫圍梢布手巾無酋長以年高有德者主之煑海為鹽釀秫為酒地產羚羊鸚鵡木綿椰子綿紗貨用花銀花絹其處約去數日水程曰孫陀羅琵琶拖曰丹重曰圓嶠曰彭里不事耕種專尚寇掠

與吉陀崎諸國相通所以商船少能至矣

吉里地悶

其國居重迦羅之東連山茂林皆檀香樹無別產馬頭商聚十二所有酋長田肥穀盛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斷髮穿短衫夜卧不蓋其體商船到彼皆婦女到船交易人多染疾病十死八九蓋其地瘴氣及其淫汙之故也貨用金銀鐵罌磁碗之屬

古今說海卷十七

古今說海卷十八

明 陸楫 編

說選十八 偏記十五

星槎勝覽 明 費信

滿剌加國　麻逸凍　彭坑

東西竺　龍牙門　龍牙加貌

九州山　阿魯國　淡洋

滿剌加國

其處舊不稱國自舊港順風八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山孤人少受役於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為稅田瘠少收內有山泉流為溪於溪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每塊重官秤一斤四兩及織芭蕉心簟惟以斗錫通市無他產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髻身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俗尚淳厚民淘錫網魚為業屋如樓閣而不鋪板但用木高低層布連床就榻箕踞而坐飲食厨厠俱

在上貨用青白磁罷五色燒珠色絹金銀之屬永樂七年鄭和等捧詔勅賜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為暹剌加國暹羅始不敢擾十三年酋長感慕聖恩挈妻子涉海入朝貢方物賞勞之使歸國

麻逸凍

其處在交欄山之西南洋海中山峻地平夾溪聚村落而居氣候稍熱男女椎髻穿長衫圍色布田膏腴倍收他國尚節義婦喪夫則削髮剺面絕食七日夫死同寢

多有並逝者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若得甦終身不再嫁矣至焚夫日多赴火死賁海為鹽釀蔗為酒產木綿黃蠟玳瑁檳榔花布貨用銅鼎鐵塊五色布絹之屬

彭坑

其處在暹羅之西石崖周匝崎嶇遠望山平如寨田沃米穀豐足氣候温風俗尚怪刻香木為人殺人血祭禱求福禳災男女椎髻繫單裙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飾于

頂髮常人五色燒珠穿圈煑海為鹽釀漿為酒地産黄熟香沈香片腦花錫降香貨用金銀色絹爪哇布銅鐵鼊鼓板之屬

東西竺

其山與龍牙門相望海洋中山形分對嵯峩若蓬萊方丈之間田瘠不宜稼穡歲藉諸邦淡洋米穀以食氣候不齊煑海為鹽釀椰子為酒男女斷髮繫梢布地産檳榔木綿布蕉心簟貨用花錫胡椒鐵鼊之屬

龍牙門

其處在三佛齊西北山門相對若龍牙狀中通船過山田瘠米穀甚薄氣候常暑四五月淫雨男女椎髻穿短衫圍梢布擄掠為豪遇番船則以小舟百數迎敵若順風僥倖而脫否則被其刼殺舟客于此防之

龍牙加貌

其地離麻逸凍順風三晝夜程內平而外峯民蟻附而居氣候常熱田禾勤熟俗尚敦厚男女椎髻圍麻逸凍

布穿短衫以親戚尊長為重一日不見則攜酒殽問安

煑海為鹽釀秫為酒地產沈速降香黄蠟鶴頂蜂蜜砂糖貨用印花布八察都布青白花磁器之屬

九州山

其山與滿剌加近產沈香黄熟香林木叢生枝葉茂翠永樂七年鄭和等差官兵入山採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山人張目吐舌言我天朝之兵威力若神

阿魯國

其國與九州山相望自滿剌加順風三晝夜可至其國風俗氣候與蘇門荅剌大同小異田瘠少收盛種芭蕉椰子為食男女裸體圍梢布常駕獨木舟入海捕魚入山採米腦香物為生各持藥鏃弩防身地產鶴頂片米糖腦以售商船貨用色段色絹磁器燒珠之屬

淡洋

其處與阿魯山地連接去滿剌加三日程山遠周圍有

港內通大溪汪洋千里奔流出海清淡味甘舟人過往汲之名曰淡洋田肥禾盛米粒尖小炊飯甚香地產香民俗頗淳氣候常熱男女椎髻腰圍梢布貨用金銀鐵䤬之屬

古今說海卷十八

古今說海卷十九

明 陸楫 編

說選十九 偏記十六

星槎勝覽 明費信

古里國

蘇門答剌國

古名須文達那自滿剌加順風九晝夜可至其國傍海村落田瘠少收胡椒蔓生延蔓附樹枝葉如扁豆花間黄白結椒纍垂如櫻櫚子但粒小耳番秤一播荷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銀錢二十箇重銀六兩金抵納即金錢也每二十箇重金五兩二錢風俗頗淳民網魚為生朝駕獨木刳舟張帆出海暮則回舟男子髮纏白布腰圍

梢布婦女椎髻裸體腰圍色布手巾其瓜茄一種五年結小再種橘柚酸甜之果常花常結其有一等瓜皮若荔枝如瓜大未剖之時甚臭如爛蒜剖開如囊味如酥油香甜可口煮海為鹽釀茭樟子為酒貨用青白磁器銅鐵爪哇布色絹之屬永樂十一年偽王蘇斡剌冦侵本國酋長遣使赴闕陳訴請救太宗皇帝命鄭和等就率官兵勦捕生擒偽王至永樂十三年歸獻闕下諸番震服

花面國王

其國與蘇門答剌鄰境傍南巫里洋逶迤山地田足稻禾氣候不常風俗淳厚男子皆以墨刺面為花獸之狀猱頭裸體單布圍腰婦女圍色布披手巾椎髻腦後地多出牛羊雞鴨羅布強不奪弱上下自耕而食富不驕貧不盜可謂善地矣地産香味青蓮花近布那姑兒一山産硫黄我朝海船駐札蘇門答剌差人船於其山採取硫黄貨用叚帛磁器之屬其酋長感慕恩賜常貢方

物

龍涎嶼

望之獨峙南巫里洋之中離蘇門答剌西去一晝夜程此嶼浮灔海面波激雲騰每至春間羣龍來集於上交戲而遺涎沫番人拏駕獨木舟登此嶼採取而歸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揖水而得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剌出若斗大亦覺魚腥焚之清香可愛貨於蘇門

荅剌之市官秤一兩用彼國金錢十二箇一斤該金錢一百九十二箇准中國銅錢九千箇價亦非輕矣

翠藍嶼

其山在龍涎之西北五晝夜程大小七門門中皆可過船傳聞釋迦佛昔經此山浴於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由此男女今皆削髮無衣止用樹葉紉結而遮前後米穀亦無惟下海網魚鰕及種芭蕉椰子為食然船去未嘗得泊山下宣德壬子十月

二十二日因風水不偶至此山泊繫三日夜山中之人駕獨木舟來貿椰實舟中男婦果如前言

錫蘭山國

其國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爪哇中有高山參天山頂產有青美藍石黃鴉鶻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其海旁有珠簾沙常以網取螺蚌傾入池中作爛淘珠貨之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

乾稱為先世釋迦佛從翠藍嶼來登此山足躡其迹至今尚存也下有寺稱為釋迦佛涅槃真身側卧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氣候常熱民俗富饒米穀豐足地產寶石真珠龍涎香乳香貨用金錢銅錢青花白磁器色段色絹之屬男女纏頭穿長衫圍單布永樂七年鄭和等齎詔勅金銀供器綵粧織金寶幡布施於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太監鄭和潛備先發制之使衆銜枚疾走夜半聞

砲則奮擊而入生擒其王至永樂九年歸獻闕下尋蒙
恩宥俾復舊國由是西夷畏威懷德莫不向化矣

溜山洋國

自錫蘭山别羅里南去順風七晝夜可至其山海中天
巧石門有三遠望如城門中可過船溜山有八沙溜官
嶼溜人不知溜起來溜麻里溪溜加平年溜加安都里
溜其八處網捕溜洋大魚作塊曬乾以代糧食男子拳
髪穿短衫圍梢布風俗囂强地產龍涎香貨用金銀段

帛磁瓶米穀之屬其酋長感慕聖恩常貢方物傳聞又有三萬八千餘溜山即弱水三千之説也亦有人聚巢居穴處不識米穀但捕魚蝦為食裸形無衣惟紉樹葉遮其前後若商舶因風落其溜人船不可復矣

大葛蘭國

地與都欄樵相近厥土黑墳本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賴烏爹之米為食商船為風所阻不以時到則波濤激灘載貨不敢滿盖以不可停泊之故也若過巫里洋

則罹重險之難矣及有高頭埠沈水羅股石之危風俗淳厚男女纒頭穿單布長衫圍色布手巾地產胡椒椰子溜魚檳榔貨用金錢青白花磁甆布段之屬

小葛蘭國

山連赤土地與柯枝國接境日中為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本國通使大金錢名儻伽每箇重八分小金錢名吧喃四十箇准大金錢一箇田瘠少收歲藉榜葛剌國米為食氣候常熱風俗小淳男女多回回喃毘人地產

胡椒亞於下里乾檳榔波羅蜜色布其木香乳香真珠珊瑚酥油孩兒茶梔子花皆自他國來也貨用丁香荳蔻色段麝香金銀銅鐵䥫線黑纓之屬

柯枝國

其處與錫蘭山對峙內通古里國界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村落傍海風俗頗淳男女椎髻穿短衫圍單布又一種曰木瓜無屋舍惟穴居巢樹入海捕魚為業男女裸體紉結樹葉或草遮其前後行人遇之則蹲避道旁俟

過方行蓋避羞也地產胡椒甚廣富家俱置板倉貯之以售商販行使小金錢名吧喃貨用色段白絲青花白磁器金銀之屬其酋長感慕聖恩常貢方物

古里國

錫蘭山起程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當巨海之要嶼與僧迦密邇亦西洋諸國之馬頭也山廣地瘠麥穀頗足風俗甚厚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法無刑杖惟以石灰畫地乃為禁令其酋富居深山傍海為市聚貨通商男子

穿長衫頭纏白布婦女穿短衫圍色布兩耳懸帶金脚絡索數枚其項上真珠寶石珊瑚連掛纓絡臂腕足脛皆金銀鐲手足指皆金銀鑲寶石戒指髮堆腦後容白髮黑其有一種裸身之人曰木瓜與柯枝國同地產胡椒亞於下里俱有倉廩貯之以待商販有薔薇露波羅蜜孩兒茶印花被面手巾其有珊瑚真珠乳香木香金珀之類皆由別國來其好馬自西番來匹價金錢千百貨用金銀色段青花白磁器燒珠麝香水銀樟腦之屬

酋長感慕聖恩常遣使捧金葉表文貢獻方物

古今說海卷十九

古今說海卷二十

明 陸楫 編

說選二十 偏記十七

星槎勝覽 明費信

榜葛剌國　卜剌哇國　竹步國

木骨都束國　阿丹國　剌撒國

佐法兒國　忽魯謨斯國　天方國

榜葛剌國

自蘇門答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即西印度之地西通金剛寶座國曰詔納福兒乃釋迦得道之所永樂十三年二次上命少監侯顯等統舟師齎詔勅賞賜國王王妃頭目其國海口有港曰察地港立抽分之所其王知我中國寶船到彼遣部領齎衣服等禮人馬千數迎港口起程十六站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商又差人齎禮象馬迎接再行二十站至板獨哇是酋

長之居處城郭甚嚴街市鋪店連楹接棟聚貨百有其王之舍皆磚灰甃砌高廣殿宇平頂白灰為之內門三重九間長殿其柱皆黄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明盔明甲執鋒刃弓矢威儀壯甚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蓋百數又置象隊百數於殿前其王於正殿高座飾八寶冠箕踞上坐劍横於膝乃令銀拄杖二人皆穿纏頭來引道前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金拄杖二人接引如前禮其王拜迎詔勅叩

頭加額開讀賞賜受畢鋪氊毯於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禮之甚厚燔炙牛羊禁不飲酒恐亂性而失禮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宴畢復以金盔金繫腰金瓶金盆贈天使其副使皆以銀盔銀繫腰銀瓶銀盆贈之其下官員亦贈以金鈴紵絲長衣兵士俱有銀錢盖此國富而有禮者也其後躬置金筒金葉表文差使臣齎捧貢獻方物于廷其國風俗甚厚男子白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穿金線羊皮靴濟濟然有文字者衆凡交易

雖有萬金價定打手永無悔改婦女穿短衫圍色布絲錦不施脂粉自然嬌白耳垂寶鈿項掛纓絡髻堆腦後四腕金鐲手足戒指其有一種曰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流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有足稱者田沃豐足一歲二收不用耘耔隨時自宜男女勤於耕織果有波羅蜜大如斗甘甜甚美菴摩羅香酸甚佳其餘瓜果蔬菜牛馬雞羊鳧鴨海魚之類甚廣通使海貨准

錢市用地產細布撒哈剌毯絨兜羅錦水晶馬瑙珊瑚真珠寶石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貨用金銀段絹青花白磁甆銅鐵麝香銀硃水銀草蓆之屬

卜剌哇國

自錫蘭山别羅里南去二十一晝夜可至其國與木骨都東國接連山地傍海而居壘石為城砌石為屋山地無草木地廣斥鹵有鹽池但投樹枝於池良久撈起結成白鹽風俗頗淳無田耕種捕魚為業男女拳髮穿短衫

圍梢布婦女兩耳帶金錢項掛纓絡惟有葱蒜無瓜茄

地產馬哈獸狀如麝獐花福禄狀如花驢豹麂犀牛没

藥乳香龍涎香象牙駱駝貨用金銀段絹米豆磁罷之

屬其酋長感慕恩賜進貢方物

竹步國

其處與木骨都東山地連接村居寥落壘石為城砌石

為屋風俗亦淳男女拳髮男子圍布婦女出則以布兜

頭不露身面山地黄赤數年不雨草木不生絞車深井

網魚為業地產獅子金錢豹駝蹄雞有六七尺高者其足如駝蹄龍涎香乳香金珀貨用土硃段絹金銀磁器胡椒米穀之屬酋長受賜感化奉貢方物

木骨都束國

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瀕海堆石為城壘石為屋四五層廚廁待客俱在其上男子拳髮四垂腰圍梢布女人髮盤於腦黃漆光頂兩耳掛絡索數枚項帶銀圈纓絡垂胷出則單布兜遮青紗蔽面足履皮鞋

山連地曠黄赤土石田瘠少收數年無雨穿井甚深絞
車以羊皮袋水風俗囂頑操兵習射其富民附舶遠通
商貨貧民網捕海魚曬乾為食及餵養駝馬牛羊地產
乳香金錢豹龍涎香貨用金銀色段檀香米穀磁器色
絹之屬其酋長效禮進貢方物

阿丹國

自古里國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傍海而居草木
不生田肥種植粟麥豐盛壘石為城砌羅股石為屋三

四層高廚房臥室皆在其上風俗頗淳民下富饒男女拳髮穿長衫婦女出則用青紗蔽面布帽兜頭不露形貌兩耳垂金錢數枚項掛纓絡地產羚羊自胷中至尾垂九塊名為九尾羊千里駱駝黑色花驢駝蹄雞金錢豹貨用金銀色段青白花磁器檀香胡椒之屬其酋長感慕恩賜躬以方物貢獻

剌撒國

自古里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而居壘石為

城連山曠地草木不生牛羊駝馬皆以海魚乾啖之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惟有麥耳數年無雨鑿井絞車羊皮袋水男女拳髮穿長衫婦女妝點兜頭與忽魯謨斯國同壘石築土為屋三四層者其上廚厠卧室待客其下奴僕居之地産龍涎香乳香千里駱駝民俗淳厚喪葬有禮有事禱於鬼神其酋長感慕聖恩遣使捧金葉表文奉貢方物貨用金銀段絹磁罷米穀胡椒檀香金銀之屬

佐法兒國

自古里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壘石為城砌羅股石為屋有高三四層若塔之狀廚厠卧室皆在其上田廣少收山地黄赤亦不生草木民捕海魚曬乾大者人食小者餵養牛馬駝羊男女拳髮穿長衫女人出則以布兜頭面不令人見風俗頗淳地産祖刺法金錢豹駝蹄雞乳香龍涎香貨用金銀檀香米穀胡椒段絹磁器之屬其酋長感慕恩賜遣使奉貢方物

忽魯謨斯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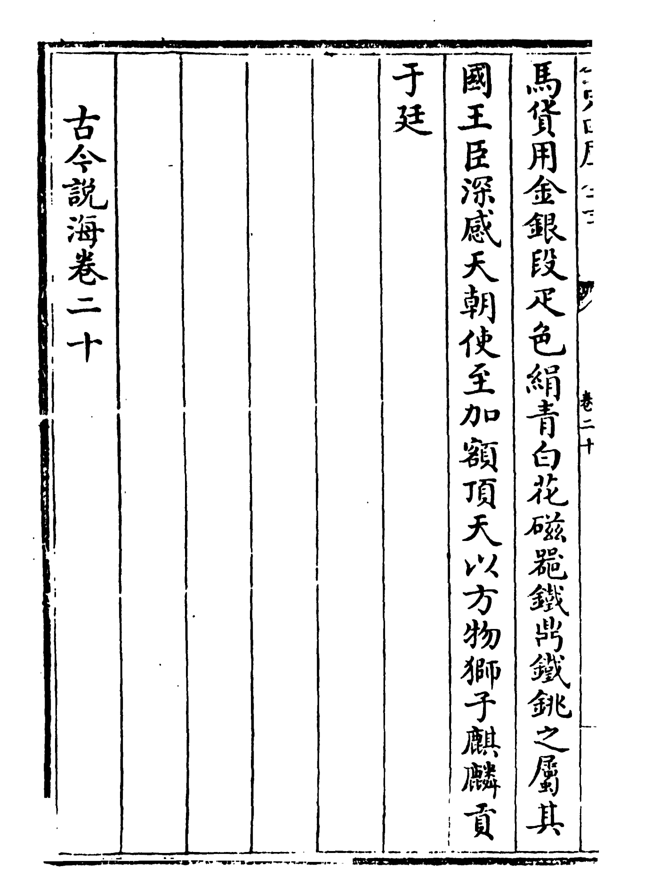
自古里國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居聚民為市地無草木牛羊駝馬皆食海魚乾或言深山中亦有草木風俗頗淳壘石為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田瘠麥廣穀少民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鏇為盤碟碗楪之類食物就用而不加鹽矣壘石為屋有三四層者其廚厠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髮穿長衫善弓矢騎射女子編髮四垂黄漆其頂出則布幔兜頭面用青紅紗布

以蔽之兩耳輪周掛絡索金錢數枚以青石磨水妝點眼眶唇臉花紋以為美飾頂掛寶石真珠寶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剌梭腹絨毯貨用金銀青花磁罐五色段絹木香胡椒之屬其酋長感慕恩賜躬獻方物

天方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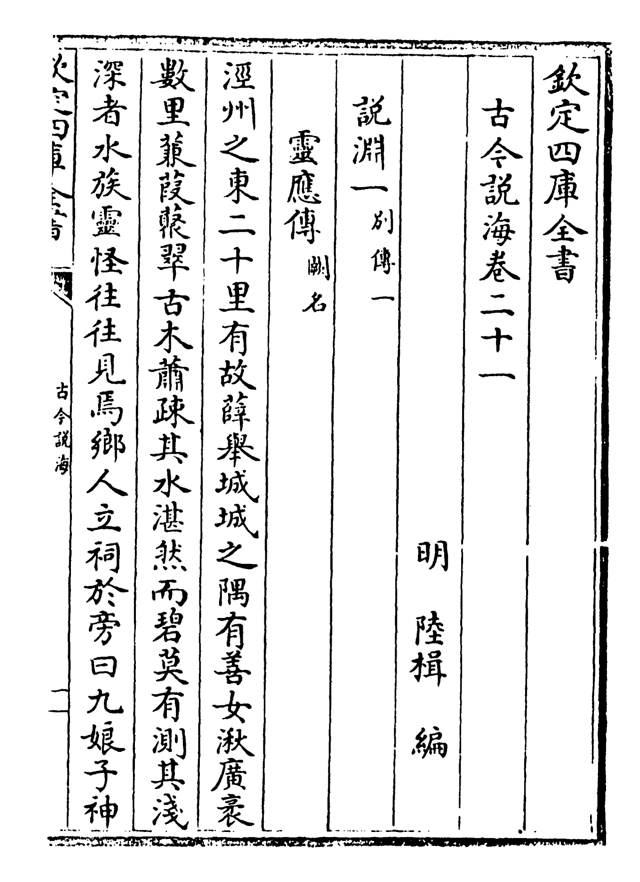
其國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可至其國乃西海之盡也有言陸路一年可達中國其地多曠漠即古筠冲之地名為西域風景融和四時皆春也田沃稻饒居民安業

男女穿白長衫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女編髮盤頭風俗好善酋長無科擾於民亦無刑罰自然淳化不作盜賊上下安和古置禮拜寺見月初生其酋長與民皆拜天號呼稱揚以為禮餘無所施其寺分為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為柱黄甘玉為地中有黒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每至日落聚為夜市葢日中熱故也地産金珀寶石真珠獅子駱駝祖剌法豹麂馬有八尺高者名為天



馬貸用金銀段疋色絹青白花磁罌鐵鼎鐵銚之屬其國王臣深感天朝使至加額頂天以方物獅子麒麟貢于廷

古今說海卷二十



古今說海卷二十一

明 陸楫 編

說淵一 別傳一

靈應傳 闕名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蒹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

歲之水旱祲禳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肸蠁靈應則居善女之右唐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于䕺㵗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為政之未效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日午視事之暇昏然思寐乃解巾就枕寐猶未熟見一武士冠鍪被鎧持鉞而立於堦

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
曰某即君之閽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
衣歷階而升長跪于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
先使下執事致命于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
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
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澹容質窈窕憑空而
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絶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
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堦所寶將少

避之以俟其意侍者趨而言曰貴主以君之節義可申

誠信可託故將宽抑之狀上訴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

難寳遂命升堦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席而坐祥

煙四合紫氣充庭斂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寳命酌醴

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斂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幸以寓

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

甘心没齒紈𥙷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

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儻鑒幽情當敢披露寳曰

願聞其説無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

君子殺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

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鄮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

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灾五百人皆

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絶不忍戴天潛遁幽岩庾冤

莫雪至梁天鑒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宫入枯桑島以

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

聞家讐庾毘羅自鄮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

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
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賜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
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命合浦郡落黎縣歐越
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共戴慮其後患乃率其族
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
穴築室于兹先人弊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為靈
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
濟王威德臨人為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

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朞年果貽天譴覆宗絶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援刀自劓父母斥其剛烈遂遣屏居于兹土之别邑音問不通于今三紀雖慈顔未復温凊久違離羣索居甚為得志近年為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減性毁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

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情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千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為頑童所辱縱没于泉下無面見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

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晦貽範古今貞信之教固不為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傾至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陲陷敵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

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强國外連三良内助而吳兵一舉鳥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奔走寶玉遷徙宗社陵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使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污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窘急竟為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況芊氏為春秋之强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强秦

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内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内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説巨靈鼓子胥

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為虀粉涇城千里坐變汙瀦言下可覿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為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令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為辭則向者

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翌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尚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疇對遂厲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其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即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

驅策茍能存其始卒幸再思之俄而紗窻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寳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按吏命兵籍選亡没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内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迴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及明方寤遂使人詰之對曰其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来相見甚有禮謂其曰貴主蒙相公埀莫大之恩

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欵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
免也某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懵然顛仆但覺與
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
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弊邑往
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覿
其士馬精强衣甲銛利然都虞候孟遠才輕位下甚無
機畧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騎掠我近郊遂令孟遠
領新到將士要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為彼軍所

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其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十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急使人馳傳看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暝

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讐使下臣持玆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為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讎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堦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橐鞬之屬咸布

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即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快飾裝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得志指顧之間望見一城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懞恍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燕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使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有如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即是臣

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櫜鞬賓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器伏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堦余亦再拜升自西堦見紅粧翠眉蟠龍髻鳳而侍立者二十餘輩彈弦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横腰而森羅於堦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呂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

定有大校數人皆令與坐舉酒進樂酒至貴主斂袂舉觴將欲興詞叙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部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叙別狼狽而散余及諸校降堦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以孤惸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畧是思今不羞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為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為辭

少匡不逮遂别賜戰馬二匹黄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寳器用充庭謚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内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虚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

接以短兵且行且戰金革之聲天裂地圻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十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人余選生馬二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漬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

急詔令促赦朝那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顧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即父之命也令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令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賜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戸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麾幢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所見六七女

皆來侍坐丰姿豔態愈更動人笑語竟夕酣飲甚歡酒
至貴主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
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
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恵將軍之雄武則息國
不言之婦又為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
七寶鍾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吾因避席再拜而飲余
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明日辭
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雞犬

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哭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擬前而為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每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鈐入用効節戎行雖奇功茂閥而薄効麄立洎遭釁累讒譎于茲平生志氣鬱然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推泰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為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

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槩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湫而去俄無所見

古今說海卷二十二

明 陸楫 編

說淵二 別傳二

洛神傳 闕名

大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于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

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也邪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即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為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為洛神賦寄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為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於洛水之上叙其寃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有雙鬟持茵席具酒殽而至謂曠曰妾為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

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别鶴操及悲風
神女長歎曰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
如何曠曰真體物瀏亮為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
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
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為遮須國王曠曰何為遮
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
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即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
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

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劒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為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劒乃金金既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為蛤雉入水為蜃哉但寶劒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沈于泉耳其後搜劒不獲

乃妄言為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為龍任劒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為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為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為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脣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鷰血有之乎女

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鷲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間聚積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坼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腪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

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怳怳忽忽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為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昵洽蘭艶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筯凝腮憶魏

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
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愁見
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
艷閒天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遥天空
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
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
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賈人購之非萬金
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

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驩寶其珠絹多遊嵩岳友人嘗過之備寫其事今適世不復見焉

古今說海卷二十二

古今說海卷二十三

明 陸楫 編

說淵三 別傳三

夢遊錄 闕名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甞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

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
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
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
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
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
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
一任戸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
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著緑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

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内外備諳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稱令淑當為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歴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

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殆非人間
明日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
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
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賦之時姑曰禮部
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
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
渠為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
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勑授王屋尉遷

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為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郤到昔年逢攜櫻桃

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筵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彷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饑驢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悃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

絶蹟人世焉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劒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羇棲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旣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絶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晝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

餘株夜深施衾幬於西窻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墻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為其迫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黄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間坐獻酬縱

橫履爲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
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即下屋栿稍於暗處迫而察焉
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
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
無所控訴而强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
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
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
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

階閒捫一大塼向坐飛擊塼纔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悟遐叔至寢妻卧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為凶暴者數十胥與雜坐飲酒又説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塼飛墮因遂驚魘殆絶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

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

幸少留得覼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

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

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

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

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

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

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徊良

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叟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無有所記及更衣於褋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羣佐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録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瓙吳興姚合洎亞之復與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宫中出輦吹

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内史廖家内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

前席曰寡人欲强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名使佐西乞術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黄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

宮闈甚嚴呼公主出鬒髮著偏袖衣粧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為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為秦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

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楼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宫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宫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鬚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宫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

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居宮中矣
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久要不謂
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
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
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
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他日將去公追
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髆拊髀嗚嗚而音有不
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

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為歌辭曰擊髆舞恨滑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旣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内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牕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似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

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為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槖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既僊矣惡又死乎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

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為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

髯節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遥天鴈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抛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

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睽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抛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閴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

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妾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妾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窻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

一窻側栢葵花宛是夢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古今說海卷二十三

古今說海卷二十四

明 陸楫 編

說淵四 別傳四

吳保安傳 闕名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為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

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官子姑將行如
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
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為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
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
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
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
勇兼足下才賢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
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劒外地邇蠻陬鄉國

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
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死
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
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効承
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
非敢望也願為圖之幸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駑
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為管
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

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絹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且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滂沱生人至

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為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腷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為傷愍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為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遲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

在厄力屈計窮而變俗没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乃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問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啟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為俘因之豎死則蠻夷之

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為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因往巂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又在遂州貪贖仲翔遂與家絶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積之後妻子饑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里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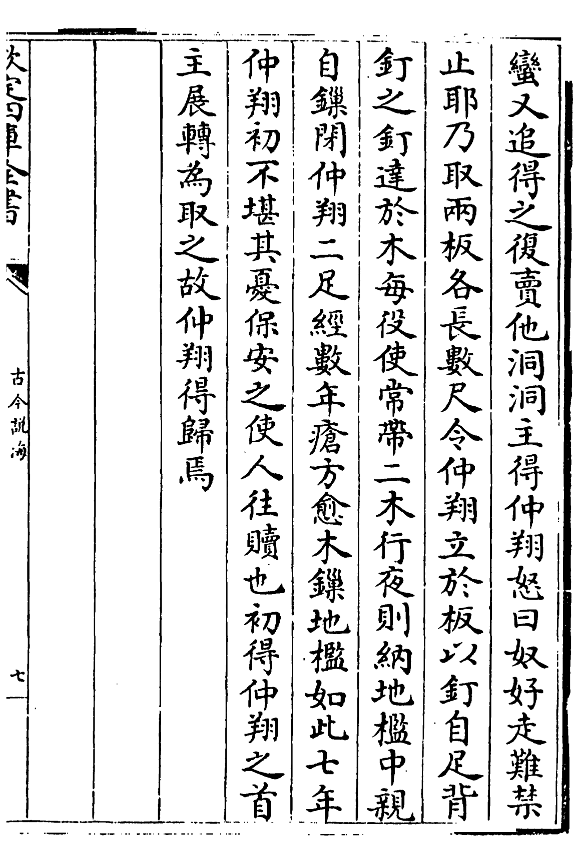
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哭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嘗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我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

顔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為塡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曽事郭尚書則為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知其款曲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

豈待報邪欽吴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親老在北
且充甘脆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
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固為公求
來公令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
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為此
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為安居厚遇
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
授蔚州録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

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幕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絰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遂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斂時有失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

翔愛之如弟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
親廬墓側行服三年既而為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
攜保安子之官為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
寶十二載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
高之初仲翔之没也賜蠻酋為奴其主愛之飲食與之
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與南洞洞主
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
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尼復走



巒又追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自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鏁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鏁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為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古今說海卷二十四